

T5309/0130 (6)

6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九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弔替箴戒

弔萇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強逆制兮鬱

命轉幽轉一作輔疹蠱膠密兮肝膽為尤疹音軫蠱音古尤一作仇奸權蒙貨兮

忠勇以劉劉殺也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

橫軀以抑蒿高坻陟兮舉手排直張云陟丈爾切說文曰小崩也韻曰山催壓溺之

不慮兮堅剛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

烈兮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剽四切

巧切扼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以為討周人殺萇弘松柏之斬刈兮翁茸欣植翁鳥孔切茸如容而

龍二 盜驪折足兮罷駕抗臆盜驪八駿之九也罷音皮鷲鳥之高翔兮夔狐

惴而不食鷲音至夔音惴音至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

寡以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達

安殺身之匪予賊兮閔宗周之以完豈成城以兮功兮哀清廟

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平姑舍道以從世兮

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

以飛精兮黜寥廓而殄絕黜徒感切揭馮雲以壯愬兮終冥冥

以鬱結揭立傑切去也馮音馮依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

超忽心迥澗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童云五音互澗圖始而

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

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伴貞臣以與為友一本無比

干之以仁義類兮晏本作之仁義緬遼絕以不群伯夷殉潔以

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

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敬

弔忠甫一本弔字下更有弔字

弔屈原文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子厚貶邵州刺史求先生之

汨羅兮汨羅覓水名在長沙擊蘅若以薦芳擊魯敢切持也杜衡杜若皆香草

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一本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

是就支離捨攘兮遭世孔疚捨千羊切攘如陽切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

與神同左襄十四年右  
宰穀曰予狐裘而羔袖牝雞伊嘍兮孤雄束味伊音伊嘍音憂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也切喙也

稷黍董音觀鳥頭喙許環觀兮蒙耳大呂生鳥瓜切咬董喙以為羞兮焚弃岸音

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娛娛一本讒巧之

曉曉兮惑以為咸池曉欣公切咸便媚鞠慝兮美愈西施謂謨

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瑱他甸切以玉充耳曰楚語云匿

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緩之不可為俞附秦緩何先生之凜凜兮

厲鍼石而從之鍼與針同但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本

去下有  
舍字  
柳下惠之直道兮又馬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

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

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轍兮又非先生之所志  
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悃兮滔大故  
而不貳困胡本切沉璜壅佩兮孰幽而不光瘞於荃蕙蔽匿兮

胡久而不芳荃一音孫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髮髯其文章託

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匡音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

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茫茫耀姱辭之曠朗兮世

果以是之為狂姱音誇好也又奢貌曠音哀余衷之坎坎兮獨

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平聲忠誠之既內

激兮抑銜忍而不長羊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辛音耳

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潘云否補靡切又有久切

周易左傳皆有兩音唯詩

詩

釋文獨音鄙臧善也否惡也

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

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而哀之

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蹇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子兮不

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顧徬

徨謂田單反間既行毅懼誅遂降趙

燕復為齊兮東海洋洋嗟夫子之專直兮

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流亡惜功美之不

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兮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

對趙之悃款兮誠不忍其故邦

潘云悃口本切楚辭悃悃款款王志

純也君子之

容與兮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长踈陳

辭以隕涕兮

几切

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

不臧

言一本作信

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

胡去就之亟也

亟去吏切類也

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

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

孰能由吾言田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

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

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  
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  
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  
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  
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怕人盡之矣又奚以  
憧憧聖人之足觀乎禮昌容切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  
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  
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  
觀庶往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異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

乃安遂并自飾音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  
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  
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忘以為誨

### 梁立據贊

齊景有嬖曰梁立子

梁立據字子猶事見左傳昭公二十年

同君不爭古號媚士

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于此媚予所仇激贊有以  
梁立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立不  
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  
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聞正  
則忌諛賢叶惡民蠹國地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立

可思又况晏氏激贊梁立心焉孔粹

霹靂琴贊引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音欵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磴然

磴苦東窾宋二切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

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

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

與右禮記樂記朱弦而疏越瑟底孔也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

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并序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飛而灾去影及而福至睦州於是誠焉不疑

李睦州以李錡叛賊循州元和三年以赦量移永州龍石六觚其長半尋乃篆乃刻立之

為福馬孺人之墓馬孺人睦州外婦詳見外集馬淑墓誌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嘗

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文之於石以延

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立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合贊

芳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德無已兮石無



磷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并序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滑州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馬之靈怪有是耶君帝閑闡校也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銜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保至童童鬣良涉切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百一本作伯鳴銜在御太路遵兮世流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

齋滄兮

齋於滄切齋倫水深廣貌

淵君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

嗟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沾厥身兮

沾音益又都念切危也

匪馬之

墓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惡平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

勿思禍至而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幾動乎微事之

子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央道符乃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

不恥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

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憚  
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  
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  
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其泰為憂省而不疚雖死優游  
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并序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  
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  
以徹已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

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  
或捨仲尼不生牙也又死鮑叔牙與管仲為友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  
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  
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利之大

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詭音怡作詭同自得貌又淺意晉敗

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鄢音偃之成十六年敗楚于鄢陵范文子曰君勿諸

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十七年晉厲公後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孟孫惡臧孟死

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孟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

疾不如惡石孟孫音悅鹿子也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

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喻音愈病也敵存滅禍敵去召

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

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三戒并序

吾怕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音悅鹿子也童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

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

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一本麋字上有麋字忘已之麋也以為大良我

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啖音淡

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

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舡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龍

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愁愁魚然莫相知僅切

他日驢一鳴虎犬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

無異能者益習其声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

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囁潘云虎檻

許鑿二切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龍也類有德声之宏也類有

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

鼠不畜猫犬一本作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

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無完衣斂音移方

言榻前几趙魏之間謂之施一曰衣架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兼行倫

切夜則竊鷄鬪暴其声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

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

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

如立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晷即臭字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

恒也哉東坡云予讀柳子厚三戒而爰之乃作河豚魚為賊魚二說并序以自警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

沛國漢原廟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尚與契佐命垂統

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嘗媯氏夏

姒氏商子迭有中邦五神環運虞士德夏金德商水炎德復起

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

興之又俾元臣之後元一本作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

厥祀故曲逆音去遇陳平所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

竒如神舜之胄也汝陰夏侯嬰所封脫帝密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

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鄩侯鄩音贊蕭何所封保綬三秦控引漢中宏器

廓度以大帝業尚之裔也淮陰韓信所封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

夷魏拔齊殄楚平陽曹參所封破三秦虜魏三絳侯周勃所封定楚地固

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

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

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吳穹之奧旨載出明之休祐殺

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羸以

混諸侯羸秦姓憑力于頂以離關東奉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

咸獻其用德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

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

風以昭武成之德高祖十二年過沛置西沛宮歌大風乃奠舊都舊一本以壯王

業之基空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

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導靈命於

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

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木

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

宇內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

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

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閼宮惠皇嗣服爰立清

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

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  
其神卷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  
奮其神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焉可已也銘于舊邑  
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

展于往切勛與勳同堯也

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輔

龍以翊天門

翊一本作翊音工童云翊音貞飛至也今本作翊非是

登翼炎運唐臣之孫

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

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

從將容勿

豪暴震疊威聲

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殄霸楚

勦子小切絕也

遂荒神州區宇懷

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爰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

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宗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雋原念大  
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舉嚴祀建旂釁鼓遂據天位翫遊故  
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勤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

剽匹切輕也

嗜為寇亂皇帝

元年八月帥喪眾暴

永貞元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劉闢自為留後邀旄節

群疑不制

妖孽煽行

夔魚列切亦作夔

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劍門

憑負丘陵以張鷟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

也惟梁守臣禮部尚書嚴公

嚴

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已任

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

喋大頰切潘云

殺人流血滂沱師古曰當作蹠謂履涉之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

之師必出于時一本作符是儲峙饗賚音峙其也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

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冠地乘山斬虜

以遏奔衝左師出于劔門大攘頑囂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

以固一本以下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剗劓腎腸振拔根柢俾無

以肆毒用集我勲力警鼓一振音贊元戎啓行取其渠魁以為

大戮九月行營節度使高崇文曲公忠勇憤排憤房吻切授任

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襄沮害氣對乎天意

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本傳云劉闢反以儲

僕射十月以礪宅是南服將校群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

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河圖括地蒙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于蜀都叢

險積貨混并羌髻茂侯切狂猾窺隙信信嘯呼信魚巾切亦作狎

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巴渝

乃出王旅乃司列岳牧臣司梁謂嚴當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

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貌貅陳為

掎角指舉切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七書孫子善守者上

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咀艱破裂屠壘殄殲群頑內獲固圉外

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二他冊切衆也大戮囚戮謂劉闢戎夏咸

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



安銘功鑒亂求代是觀

塗山銘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宗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

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

守神莫敢違寧

吳伐越得大骨吳使來問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

誰守為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羽旌四合衣裳咸會虔

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拜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

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爲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一本以弼聖謨則戮防風刑一本遺骨專車克明克威疇敢以渝宣昭黎憲一本耆定混區耆音指又音移傳祚後胤丕承帝圖塗山巖二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

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本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

老病已不能啖啜啖都濫切啜殊悅切與同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

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苦詩廉切伏匿其

中扶服頓踊扶服即匍匐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

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

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中去聲而克致斯事謹案興亡庶賤

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爲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

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

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

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無此

二字

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孝天之經也泣侍羸

疾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

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創即瘡字禮撥三年問痛創號于吳

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皆嘗者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

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天地孝道爰興克修厥獸載籍

是登在位有虞以孝丞丞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魯侯見命

夷宮周夷王廟也國語周宜王欲得國子之能導亦有考叔寤

莊稱醇左傳隱公二年鄭莊公實姜氏于城穎二考叔有獻於公云云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愛其母施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

稽首懇勲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楚詞云采

間三秀芝草也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

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僚竹絞切又音老盜弄庫

兵賊脅守帥元和六年辰淑蠻酋張伯靖按黔中觀察聽寶辟

洞以南鈞祥柯音臧獨漢武帝定外誘西原蠻置魁立帥殺牲

盟誓洞蠻林麓嘯呼成群皇帝下銅獸符發庸蜀荆漢南越東

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討之三歲不能定

時惟潭部戎帥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  
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  
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  
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瘠  
繼來于潭咸致天廷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嚴授遣部將李志列  
招張伯靖遂以其家  
禹舒秀和等請江陵詔嚴級皆授麾下將兗渠向惡革面向化  
以撫之以伯靖為右威衛翊府中郎將  
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  
以柳公綽為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嚴多見文儒申申  
鄂岳觀察使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去裘  
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

之仁小不為虺蜮虺許偉切虫也蜮越福切短狐也大不為鯨鯢

鯨其京切鯢五兮切左宣十二年注鯨鯢大魚也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恩重事持不邇而遠莫

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一作以示我子孫彌

億萬年一本無伴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

曰

黔山之嶺嶺族九切高也巫水之磻音盤曲也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戶恐合

竄合一本彼攘仍亂彼一本王師來誅來二本期死以緩公明

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援一本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

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

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賊螫音由公而仁我始寇酌由

公而親山畋澤獻與魚同周禮有獻人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

牲是祀公受介福揀著以占揀古揀切又音舌揀著一本作折尊公宣百祿皇懋

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宥之用有屏之顛匪曰

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此四字

本作以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 井銘并序

始州之人柳州人各以甕甗甕音甕甗類大甕小口甗五計切小甗負江水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

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

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列而多泉邑人以灌其上陞

垣一作壯垣巨至切堅土也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徽

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甗千七百其深八

尋有一尺八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其來日新言

神盈以

舜禹之事晏元獻公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恐是博士韋箒所作

魏公子杰由其父得漢禪遠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

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

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

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

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  
乎吾於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  
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  
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未啓明而  
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  
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於  
作命二十二人與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  
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  
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  
墮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乎在哉

或曰堯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  
下曰又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  
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  
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  
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  
賊生人盈矣曹宦官董卓袁紹  
袁術兄弟及陶謙丕之父曹操字  
孟德攘禍以立強積  
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  
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  
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  
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

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  
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  
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  
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  
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  
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  
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  
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則道

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  
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  
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寵可富而  
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耳小人之謗非所  
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  
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  
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  
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  
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而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

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載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惡平聲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石吾又安取懼焉取一本作取下同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

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爲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因劫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燭其始之幸非遭卓後漢董卓而後爲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僣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



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僦其死彼耳而人猶過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潘云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賈即價字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

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

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

則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

材一本無材字搯之滅瓜而不得其所窮潘云搯音搯棺引也今當作搯苦甲切瓜按曰雅

舉之翽然若揮虛焉翽翽招切飛也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

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潘云賈音云余乃召僮爇湯以濯之則漱

然枯漱音速蒼然曰嚮之黃者梳也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

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馬相踉潘云踉徒計切踉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踉

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蹠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

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

者賈音古一本無者字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及怒

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君無事雖過三年

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

壤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

一本無者字

吏商

吏而商也

錢重作柳文後跋曰得善本云吏非商也吏而商

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

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

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

苦音古周禮天官典婦功辨其善良盜賊

水火殺斃焚溺之為患

殺與奪同

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

大者死次貶廢小者惡終不逐

者一本作名

汙吏惡能而矣哉惡音鳥

廉吏以行商

行下孟切

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

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斃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

富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

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

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行其又不改

又由大州得廉一道

廉察也如今監察司戶

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

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涸海以為

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

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適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

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慳乎

慳切

何以利教為也柳子

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

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

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

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

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東海若海神名陸遊登孟諸之阿孟諸澤名在睢陽縣東北得一瓠焉劔而振

其犀以嬉辨犀瓜取海水雜糞壤蜥虬而實之童云蜥如消切腹中虫虬音尤人音

回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

棄糞邪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笑曰牙虛切

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且則

浴日而出之夜則滂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

塵霾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溘音誓水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

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臭朽之與曹

蜣虻之與君其狹咫尺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

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扶石破瓠盪群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

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

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

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

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

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

告我以海之大又自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

足以發其壑旋吾波不足以冗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

幸而哀我哉東海若其扶石破瓠其一本作乃投之孟諸之陸盪

一穠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  
日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爲佛者一人同出於毗盧遮那  
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窒於無明之石而  
雜於十二類之螻蚘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  
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  
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言  
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三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  
一本而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  
則字 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  
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

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  
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群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  
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  
違一本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作遠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題序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自吾居夷

謂為永州司馬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西者時言韓愈為毛

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又不克見揚子誨之

來

揚憑之子

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

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編取青妃白

匹諸切爾雅曰

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

亡人笑之也不以其侏乎

非音侏戲也

而侏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

善戲謔

為虐方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

滑稽音骨亂也稽音雞同也辨捷

八言非若八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潘云因轉縱捨無穹之  
又史記云猶俳諧也滑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

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吞問呻吟習復應

對退進掬溜播灑溜力救切謂洒掃則罷憊而廢亂罷與疲同憊蒲拜切故有息

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操七刀切縵未旦切絃禮記作弦並出學記云有所

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

小蟲水草檀梨橘柚苦酸辛雖蜚吻裂鼻蜚音誓蟲螫山前吻武粉切口邊

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菹音側魚切亦作菹屈到之芟

屈九勿切國語屈到嗜芟曾哲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丈

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

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

川焉其必决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

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

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

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

然咕他叶切多言貌動其喙呼惠切亦勞甚矣乎一本亦上有彼字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瑾深申切又音謹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二字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

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

之說左傳隱公元年預凶事非禮也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撫拾殘缺

所比倫類斥去其後莫能徵求貞元和間天禍仍遵自崇

後至于豐陵憲宗葬崇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黃由太常相

天下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

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攢與故同徒九切殯

也秘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士斥上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士將軍謂穿

曠下棺又憲帝紀斥上注斥開也謂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

物以受萬國萬一下之則制服節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

恭禮無不備且安本作具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

異同搜揚剪裁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

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于

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于太常

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一本無近字一本無而古昔韋

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五世孫玄成鄭玄以箋

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鄭玄孫名小同賈誼以經術起而嘉

最好學賈誼孫名嘉盧植以儒學用而謀為祭法盧植五世孫謀舊史咸以

為榮令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堦之高祖裴行儉侍中公以禮議主

禪曾祖禪祠部公以禮承大事祖禪遷祠部負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父

大理卿而瑾也以禮奉三陵又能成書以充闕其為愛禮近古

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微四子堅瑾墳墳皆有文

大理之兄正平節公積子倩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

今相國鄭公宗子也字若齊情子均鄭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一作

揚遊其門若聞韶濩亦作護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乎九族禮儀

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

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宗直子厚之從弟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

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迄于今交錯相糺即糾字莫能

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晉孔衍

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文史公所記參其同異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

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數音速出樂記而後之文者寵之寵一本作襲

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

散不屬之欲切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

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計磔裂磔陟格切攢撫

融結攢俱運切撫之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

其條貫森然若開群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

位不失其叙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身

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

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始吾少時有路

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叙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也

也故刪取其叙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

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



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焉而公孫弘董仲舒司  
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  
庶人咸通焉於是宜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  
高帝訖于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  
修其書拔其尤者充于簡冊則二百三十年間列辟之達道名  
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  
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  
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漢氏與之相準於是  
有能者取孟堅書煩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凌

賈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  
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其聽今示後學立言而朽君  
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  
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  
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  
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  
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  
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  
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  
成雖古文推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

梓潼陳拾遺

陳子昂

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

極

張說封燕國公謚文貞

張曲江

張九齡韶州人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

以比興之隙音窮

著述而不克備

一有作者二字

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

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釋著聲於時其炳

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

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埒

既獲是不數年而大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

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義府

符一作何

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

遠遊賦七名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

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耶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

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於時凡我

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脩好幼獲省謁

故得奉公元兄命

凌之

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

後

### 濮陽吳君文集序

吳武陵之後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閭人濮陽吳君弱齡

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教子

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賢士率與亢禮余嘗聞而

志乎心會其至

偏

口旱切與侃同又去聲

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

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  
為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  
為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  
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大  
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于法宮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近世之  
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銜一  
命于王而終伏其志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  
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墮者雖古猶今也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

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睿宗年號策名聞達秉毫

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棹鞅於文

囿者悼徒弔切王也鞅音養咸不得孥而倫之乙亥歲貞元十一年號某自南徐

來南徐潤州執文既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

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身

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璩音渠瑒徒明切及伏種丑

兄據字休璩瑒機雲入洛陸抗子由是正聲迭亮二切後漢應奉子珣珣子雅引更和播填篋

之音韻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

茲况宗兄王緯為監握炳然之文以贊關石薦冠銀章馮宅買切即豸

字榮映江湖則嚮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

卜子夏潘云班與般同即公輸作詩序宜叙于首章操斧於班郢之門子又莊子云郢人善塗者斯強顏耳詩凡若干首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序

送揚疑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貞元十四年朝京師十五年還汴

談者謂大梁汴州宣武軍令東京多悍將頸卒亟就猾亂亟去吏切猾一本作滑音猾訓

也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

至非所以和衆而又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

而固圉也是宜慰薦煦諭煦火羽吁句二切潘云煦與納為樓

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書立政篇藝人叔臣百司表臣表幹之臣

謂薰晉為官武軍節度贊以藝人謂以揚疑檢校吏部郎中汴宋毫穎觀察判官參剛柔而兩用

化逆順而曰道既去大慙

徒對切書康語篇元惡大慙

遂室有衆故楊公以

謀議之隙音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諸侯

一作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儒使在末位

子厚時年二十七禮部郎中許公許孟容字公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

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崔群字敦禮文為時雄允宜

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

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然不敢故書談者之

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 送崔群序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氣

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貞心頸質用屬其

本御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儒温文

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

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百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

聲振於京師嘗與隴西李杓直李建字杓直方云杓直遜功南陽韓安平韓泰

字安洎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

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以爽宜求正

於韓龔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

寧觀東周振策于邁策即策字且餞於野或命為之序予於崔君有

通家之舊與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

禮部也貞元八年群試禮部由其利敷于主庭敷音揚甲俊造之選首雝校之列元十年群舉賢良方正授校書郎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求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獨孤密

僕間歲駮遊邠壘即疆字今戎帥揚大夫時為候奄揚朝最字叔明為邠寧節

度使韓遊壞都虞候盡護群校用咎法箠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

而犯令者沉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

位唐史云韓遊壞御士寬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斬首惡者百餘人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以朝晟為邠寧

節度使鵬冠者仰而榮之鵬音曷勇雉也今又能勞貴文雅以符

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

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

仲兄寔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正二連帥府獨孤寔

節度嚴震掌書記新平即邠州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

乎哉噫自大戎陷河右逼西部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開取河西龍右之地積兵

備虞縣道苦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僅而獲屢投石而賈勇者

思所以奮力潘云賈音古左傳注貴賈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

壘故壘壘而切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裙戎幕之下專弄

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

是將植密畫於借筋之宴發群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

列熟計而道揚威命然後談笑樽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

告西土劫劫之伍俾其簞食壺漿搗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

辭令使諭蜀之書

馬相如燕然之文燕平声班固  
諭蜀文有燕然山銘炳烈于漢

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杜周士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總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為義府益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於君之道作詩以言余

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范傳真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

兵一本作吏

則必參其等

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

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

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眾由是吏得為奸以立威賊知

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

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職有范

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方之用以為是職在

門下其獲仕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或績復以有司為宣州

寧國令入試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道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入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范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子厚特為監察御史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贈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辛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具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一有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匡

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海幸君既登于大常之籍貞元元年又膺邯鄲之召罪音遣北

會元戎直道自達吾濟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

儀合產於易三之間禮記檀弓易于驥者亦之有雖枚生之節

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我同升

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潘云上七喻切下文救惜其離曠卜茲良

夜詠歎其美比詞聯韻音藻遞發爛若編具粲如貫珠琅琅清

響交動左右群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



斷故放而不叫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  
于是州也永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群吏甚直且武豈  
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  
州注桂推是道也以徃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死論登第後歸觀詩序

童云苑音宛左氏齊大夫苑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死言揚死論字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

桂韉張公音為車軸而潘云選枕城賦車掛韉言車軸相掛庶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

昭代究其文辯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外厚之質行

浮於休顯之間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以交同列

之群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

已是歲小司徒顧公禮部侍郎知貢舉守春官之缺而權擇

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

藝之場潘云掉徒了徒弔二切鞅倚兩切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一作

交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園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

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

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

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閨更賀開音汗里門也曳裾峨冠榮南諸

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

宜砥商維之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

倦極也然而不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敬  
平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餞于霸  
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快或授首簡於余曰子得非知  
言揚者乎一無得字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于群玉之右非不  
知讓貴傳信焉爾

### 送蕭鍊登第後南歸序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覩其樂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其氣  
象甚茂雖在紆紉而私心慕焉潘云綺去倚切縉也純官切素也前漢在於綺紉縉之間注並  
貴感子第之服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觀其德如  
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兢三北左次陋巷余亟

會于其居

亟去吏切

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在抑所不能屈也逾時

而名擢太常

貞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清知貢舉試曰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鍊中弟

聲動京國士

輩仰慕顧盼有耀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

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

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

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

升名天官

史部也

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

今商州西二百里有古於城張儀請獻商於之

地即浮漢池歷郢城郢以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

徒含喜來迎宗姻盡皆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群之

思行益少

潘云智離群素居

僕不腆

他典見邀為序征夫之言非所

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班肅

隴西辛始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練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  
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原而言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  
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耽學篤志之士  
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砥精典墳不告劬勩勩音渠勩羊屬者至切勞也  
舉鄉呈登春官獲居其里馬貞元十七年禮部侍郎高家于蜀  
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肅之父佐西川節度今  
將拜慶寧觀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  
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嚴震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今又將亟駕省謁從

登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中叔趙郡李行純行敏

筭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

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德宗幸奉

天進封嚴震馮翊郡王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門子謂胄子出禮記左傳一本子字下有

第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

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

如辛氏之談馮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

至得無脩容乎

送獨孤中叔待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

閑左文士此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上寒裳奮懷舊  
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獨孤申叔字子重往而先我且又  
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  
往乎溫清奉引之隙與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將易觀而  
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  
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  
文許之

送豆盧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  
乎外則是設覆為穿也穿音淨禍孰大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

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

話古切於是有所砥礪琢磨鏤枯羽之

道

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刺而用之達乎犀革河學

子木切矢鋒也枯音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

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未給

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

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

璆璜衝牙之響發焉

璆渠幽切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

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

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豆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士之知感許與常欲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趙崇儒或曰趙昌以碩德崇功

由交廣臨荊州仁我若子姓前漢田蚡傳云恩禮重厚有賢能為御史

好學而其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

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

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于是未嘗不盡然內傷

盡迄刀切傷痛也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以食生血補氣強筋

植骨榮衛之和督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

端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效於戲下戲音義又許為切隨言大將麾旗之下其

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趙生亟見視之狀專謹愿懇觀其跡

溫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荊州理一本作異政日

至至則趙生喜拊起立喜一本作震伸目四顧不帝若自己而為之

者誠宜有報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

生其將奮六翮翮下革翔千里以為轅門天府之重增羽儀之盛

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原本校正釋唐柳先生卷之二十二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問吳武陵贈李睦周詩序

錡魚倚切李錡也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

德宗元和二年也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

守不為己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

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言辭卒致具

有間盜遂作而廷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

百人渡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前漢年表設左官之律無

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垣之外論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

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  
士也懷不能忍於是勇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為之詩然後慊  
於內慊苦也切慊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孰銜匿而未發且以聞吾之  
先焉者焉一作言激於心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  
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南承嗣

越有約官之令以勝大敵越語王令軍孤子寡婦疾疫貧病者納官其子注官也仕其子而教之  
稟以食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  
官教以五兵國家寵先中丞承嗣父御史中丞邁古人之烈故  
號羽林孤兒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婺州別駕歷刺施涪二州成童八歲以上人猶  
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承嗣七歲以父死節即授婺州別駕歷刺施涪二州成童八歲以上人猶

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印張云班彪北征賦弔尉印於朝那注云匈奴入邊殺尉印尉官也

名也音昂以不勝任哨匈奴而子單侯于缺印之子單以父力戰死事封鉞侯濟北

相韓千秋以巨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

延年以其父千秋擊南越死事封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挫於有司之手始由施

州為涪州涪音浮杆蜀道勅寇勅其京也書不釋刃夜不釋甲曰我忠

列胤也胡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胤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

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按計羸縮文譴茲部求貞元年西川劉闢又承嗣以無備誦求

川凡一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元和四年閏三月立鄧王寧為太子慶澤之濡洗

濯生植又况涪州家聲之大裕盡之志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

而南州之善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

秩人猶曰日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溫良故其歡愉  
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離於文離合也文詔令也謂合於詔令當量移也其往  
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兼肅之美四  
方之求志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  
固憤排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壁大鼎烏  
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本無之任字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祭酒于觴追而送之江滸飲  
食之滸音虎水涯也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若汝蓋  
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吏

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真怠其事者入下皆然豈唯怠之又  
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真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  
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  
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  
而畏乎存義假令處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  
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  
畏也審矣吾賊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  
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授序薛巽

仕於世有以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對忿憤對音隊忿房吻切列於



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爲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薛巽始佐何北軍有勞未及錄會其長子舉謨及薰溪以罪聞巽坐貶不戚於貌不怍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朗州名即鼎州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次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離力支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君永

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也無所束縛自取瘡痍後余斥夾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胥胥爲吏噫何自苦爲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聞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乎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觀省詩序嚴震之子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

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濟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  
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  
勳勞盈于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  
謂嚴事也殺丁練切若之者生而有黼績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  
役之艱難趨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祭戟焉  
祭遣禮切灌以祭戟代斧鉞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  
祭戟前經之器以木為之皆脫略貴美服勤儉素退托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  
登上科嚴公賦兄公第以及公卒是可舉嚴氏之教誦乎他門  
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其可患乎賈之不  
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一本無右高陽齊據老臣賦命

余序引余并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論于右簡論字一編竊褒  
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元公

周立志者窮蹟不能變其操躡音致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  
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  
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  
遊京師寓居所陋無使令之章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蹟矣而操  
逾厲心之周也才濟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倉忽切  
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鄉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  
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

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  
夫有湛盧蒙曹之器者吳越春秋越王使歐冶鑄劍三魚揚蒙曹湛盧又越王勾踐有寶劍五純鈞湛盧鎮邱豪曹巨闕也患不得犀兕而刺之刺音充切細部也又之轉切不患其不利也  
今子有其器且其利乘其時夫可患焉磨礪而坐行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申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

而后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城

欲

喙甚直

一本喙上有釣字

嗜有

羨餌者

一本者作懷字下無者字

而缺望獲魚之暮

缺古宄切窮瑞切

則善取者皆

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逕久而不試衰衣之徒視子而

捧腹者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

誣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

齊映也

接禮加等常為

右客且佐其榮名之願遂發典墳

發音以又極擘切負書箱也

袖文章北來

王都笑揖群任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舞由

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躑躅不浪豈

其直鈎而釣懷羨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

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

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我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苦心

胸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明手劔而盟者公羊僖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手

劔而從之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因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

乎成拜賜之信左僖二十三年孟明劓壓境之耻公羊僖十三年曹子曰城

壞壓境君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獲如志過返勉自固植以

遂子之欲姑所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中丁仲切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崔策字子符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  
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  
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其人

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舉一本尚之以孝悌孝悌

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其與農皆然曰然則

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

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

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

容以善別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寃連伏闕

下者累月不解音解按崔君權立志出遠連求二州未至亦而

贈任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

仁悌人也仁本作孝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

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

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  
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  
益鏃礪之事注見前送豆盧膺序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  
作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忍而  
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  
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者卦之曰吳謂望之未覩之一作而隱而未見  
曠乎遠而有榮者也曠也曠切日無光也今茲歲在鵠首若合於壽星其  
果合乎貞元七年辛未歲在鵠首至九年癸酉僕時怵然遷之  
子厚遂登第酉與辰合諸星屬辰也

挹音邑憂也

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實於懷耳未克沃而  
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  
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  
譽聞於公卿戰執乏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  
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夫不憂者一本無此五字  
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為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  
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筭茂是文苑時焉述哉遲速之事則瞽史  
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韋中立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有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

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爲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  
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一一即偃仰疲耗目眩  
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  
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幸中立其文  
懿且高其行原以何試其藝益工久與君益見其賢然而進三  
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爲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爲有司罪余  
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人之過也名譽既聞  
而有司不以告一作不取有司之過也穀梁昭公十九年句人之視聽有所止  
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  
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

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  
行也余爲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  
也

### 送辛生下第序畧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于京師京兆戶  
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  
爲舉首者仍荒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  
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交郢也備位于禮部襍袂矯枉痛抑華耀  
首京師之貢者首本作會者非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由  
其沈沒厄困之士閤戶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

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  
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文不為京師貢首則其  
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  
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吾其憤焉孟  
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下闕

京本校正音釋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





